

在那弭斯特島的根系尚未被斬斷，人們仍於陸地上生活的時代，萊斯利還只是個貴族人家的長子。

由於他是初始罪人騎士王的後代，萊斯利一生來就被寄予厚望，卻沒有絲毫戰鬥天賦。家族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他展現某種才能，等了幾年後，他的弟弟出生了——一個真正的天才。

自此，家族的目光、期望與愛都轉向了新生的弟弟，彷彿萊斯利從未存在過。

與此同時，羅德斯作為初始罪人賢者血脈的獨子，總是在岸邊的溫室學院中以一種異樣的自信行動，彷彿那些罵名、詛咒與家族的重擔都與她無關。

由於他們是這座島上唯二被詛咒血脈的同輩，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萊斯利的處境，卻從未因此輕視他，反而在學院裡頻頻關注這個沉默寡言又愛哭的少年。

萊斯利早就習慣被忽略，他的能力不出眾，也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地方，與其說是被羅德斯關注，起初他更覺得這只是一種施捨。

在之後他也被那個熱情的態度所軟化，兩人一同讀書、一同偷偷的溜去禁地看先祖的石雕、一同練習劍術，也約好要當對方一生的摯友。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當帝國的戰船與許多的被允許盜匪闖入島嶼，家族只選擇保全他的弟弟——天才，繼承人，未來的希望。

至於萊斯利，他就這樣看著弟弟優先被送出戰場，而除了老管家以外沒有人關注他。

他的父親被帶去了海上的祭壇，其餘人也不見蹤影，家族宣告終結。

而摯友呢？他最後一次看見她，是她在燃燒的城池中朝向大海的方向跑去。

而他自己則被老管家捨命護送到最後一艘難民船，但那艘船並非開往繁華的王都，而是將人送往早已廢棄的古代都城——地下城市格朗德，講白一些就是貧民窟，罪人的避難所。

萊斯利人生的前十二年，是在弭斯特島的宅邸裡度過的，儘管是罪人的血脈，但這座島並非全然排斥他們家族，因為在近千年前的騎士王有恩於這座島。

他的家有柔軟的絲絨地毯、堆滿書籍的圖書館、想得到的都不愁沒有。

他自幼從未擔憂過三餐的問題，也從未想過「活下去」需要付出什麼代價。然而，當宅邸的門被撞開，當護衛一個接一個倒下，家人四散，只有自己被留下，他才真正理解到，他所擁有的切是多麼脆弱。

他成了被時代淘汰的舊貴族。

年幼的萊斯利被丟進了貧民窟，那是一個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世界。起初，他還天真地以為自己會被救回去，但時間過去，沒有人來找他。那些曾經奉承過他的舊臣，在他落難後沒有一個站出來，彷彿他從未存在過，他的名字就此消失，沒人需要謹記一位不成材的舊貴族，連被寫進歷史的資格都沒有。

第一年，他與過去一樣是個愛哭鬼，但眼淚無法換來任何憐憫。他不懂如何生存，身上僅存的值錢物品被搶劫、被欺騙、被踢進泥水裡，他刻在骨子裡的貴族習慣讓他格格不入，但也讓他成了價值極高的「貨物」。

一個優雅的貴族孩子？那一定值個好價錢。許多人想要將他戴上镣铐，他一直逃跑，一直逃。

第二年，他學會了閉嘴，不再哭，也記住了整個底下都市能夠躲藏的地方。

學會如何從垃圾堆裡找還能吃的東西，學會在沒人注意的時候偷一點水，學會盡量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的衣服破舊，鞋子早就爛了，但他還是努力的活著，為什麼？他不知道。

第三年，他遇見了第一個願意收留他的人——一個年邁的拾荒者——節博。

老人曾經也是個富商，或許是看著讓他想起自己已故的兒子吧，老人收留了他，讓他住在地下都城邊緣地帶的破爛的木屋裡，條件是每天要幫忙搬東西與勞動。

老人有時會留給他一小塊麵包，但更多時候，他還是得自己想辦法填飽肚子，而在這座罪惡都城，鬥毆絕不少見，而他也數次被捲入。

為了在這些噩夢中活下去，萊斯利的體力逐漸變好，戰鬥技巧也越加成熟，甚至能透過戰術擊破街頭混混。

第四年，節博因為飢餓與骯髒的環境而病逝，萊斯利沒有哭，只是默默地把這個幫助過自己的老人與老人珍視的破爛吊墜埋在一個不易被刨墳的地方。

他已經能夠偽裝成底下都市的居民，而不會被立刻識破是個沒用的貴族遺孤，鬥毆、行刺、種種惡行他都有辦法應對了。他的語氣變得刻薄又狠毒，眼神也沒了過去的純真，但舉止仍然與那些混混有所差異，只是不再那麼顯眼。

第五年，由於他那奸詐又毫無武德的戰鬥形式，“Liar's”成為了他的新名字，已經沒有任何人記得他原本是誰了，他不再提起自己的過去，也不再說出真正的名字，這時也快十八歲了，他長得很高，鍛鍊得很強，完全看不出是之前那個脆弱又沒用的愛哭鬼。

他默默的接下了“里亞斯”這個畸形又詭異的綽號，這成為了他的新名字。

第六年，里亞斯意識到，自己已經適應了這樣的生活。他不再奢望有人來救他，甚至不再懷念過去的日子。他學會了如何在骯髒的環境裡保持乾淨，如何在惡徒中生存。他仍然會用布擦拭自己吃的每一口食物，仍然會慢慢地咀嚼，即使那只是從垃圾裡翻出來的硬麵包，儘管自己已經夠骯髒了，但他不想與這些人混為一談。

第七年，他早已是底下都市中的知名傭兵，而這塊土地的管理層也將他聘任來做所謂的打手一事，里亞斯無所謂，他只要能活著就好，但他也足夠強大了，有時離開地下城，來到地面上時，他經常去劫掠那些掛著不知名旗幟的船，但什麼都不搶，只是砍了這些惡徒的船的舵輪，這是一種對於這些傷害過自己家鄉的流寇的報復嗎？他自己也不明白，或許，他只是想要見到那個被世人宣判已死的，那個世上唯一在乎自己的人。

第八年，他因種種惡行與事蹟又得到了舵輪獵人的暱稱，連帝國都有意將這個強大的戰士納入麾下，但萊斯利絕對不肯聽帝國的話，因為那是他家鄉毀滅的元兇。

第九年，大參謀伊爾卡親自來到底下都市見他，並且帶他去到王都的一戶人家，那是他的弟弟，他改名換姓有了新的家庭，有了伴侶，放下了劍與家族的一切……

伊爾卡問，他現在是否能成為帝國的劍呢？

里亞斯，不，萊斯利恨過自己的弟弟嗎？或許吧，但他並沒有走到弟弟面前讓那個已經重獲新生的血親痛苦，而是默默地答應了帝國的要求，還有人是幸福的，或許也好。

第十年，在處刑碼頭，失蹤了十年的摯友羅德斯以海上王國奧爾凱蘭的少主的身份向王都自首。

處刑日當天，她在絞刑架上用手扯開了勒緊自己頸部的繩子，在眾人驚慌逃竄中宣告了她就是聖物的持有人，以及奧爾凱蘭不再忍氣吞聲，將回應帝國的宣戰一事。

他原本只是抱著一個賭一把的心去現場，而在聽到摯友的宣言，看到她那依舊有些瘋癲但卻無反看清的灰色眼眸，他早已死去的心似乎開始重新跳動。

十年過去了，舊貴族的最後殘黨仍然活著，仍然保持體面，仍然不願意讓自己變得骯髒。但他早已不再是那個愛哭的孩子，他的尊嚴，不再來自他的姓氏，而是來自他自己。

那曾經的廢物一樣的長子，如今已是陸地上數一數二的強者。街頭的廝殺、屍骨堆積的戰場、無數次死裡逃生，這片骯髒的世界將他鍛造得鋒利無比，甚至比他的天才弟弟還要強上數倍。

可是，他能向誰證明呢？

那些曾經輕視他的人，那些認為他只是累贅、無足輕重的親族，早已死在歲月與戰亂之中。而他唯一的血親——那個被精心保護、改名換姓在帝國過著安穩生活的弟弟——甚至不知道，他口中早該死去的兄長，現在已是足以震懾天下的存在。

這就是最大的諷刺。

他本該是騎士長的長子，曾經被視為廢物，最終卻成了世間少有的強者。但這份力量，沒有證明的對象，沒有復仇的價值，甚至沒有能讓他自豪的理由。

萊斯利死了，只有里亞斯活下來了。

-